

曲語夫局樹

拾肆

徐訏全集之十四

百靈樹

結局

太太與丈夫

鳥語

期待曲



究必印翻

有所權版

版初臺月四年九十五國民華中

版三臺月十年九十六國民華中

(四十) 集全訂徐

角七元二價定本基 角五元七價定幣港

(費滙費運加酌埠外)

訂		徐	著
儒	廉	蔣	人
局	書	中	正
		刷	印
		行	發

(6454)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
僑(500)

局書中正

(CHENG CHUNG BOOK COMPANY)

號十二路陽街市北臺灣臺：址地

(Address: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)

3821147：話電部寄編 3821145：話電室理經

3822214：話電部市門 3821153：話電部務樂

號四一九九：撥劃政郵

銷經總外海

(OVERSEAS AGENCIES)

司公書圖成集：銷經總港香

號七街海北地蘇油龍九港香：處事辦總

3—886172—4：話電

店書風海：銷經總本日

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神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：址地

291—4345：話電

店書海東

地番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：址地

791—6592：話電

司公書圖成集：銷經總國泰

號233路力華耀谷曼國泰：址地

司公書圖強華：銷經總國美

(Address: 41 Division St., New York, N.Y. 10002 U.S.A.)

司公書圖華英：銷經總洲歐

(Address: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.L. England)

司公書圖華嘉：銷經總大拿加

(Address: China Court, Suite 212, 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.)

Ontario, CANADA M5T 2C2

百
靈
樹

目 錄

百靈樹.....	一
初秋.....	三三
禁果.....	七三

目 錄

結局

九五

一九四〇級

一五五

劫賊

一八七

目
錄

太太

二二一

丈夫

二三九

目
錄

筆名

.....三二一

鳥語

.....三七一

王先生是一個做事非常認真，談話非常有風趣，處事接物很有氣度的人，他要到嘉義去處理工廠，他的公子王達文要到台中去詢問大學，知道我時常說起要到阿里山去遊，阿里山就離嘉義不遠，所以他邀我們一同去玩。我們都知道他在那面有朋友，路熟話通，找宿找車都便當，所以一說起大家都高興，參加的有聶太太，厲太太，先萌同他太太存美加上我與王先生父子，一共七個人。但是臨時先萌說他有一個堂妹妹，因為銀行放假也可以參加，所以一共買了八張票。

這一羣朋友，彼此都很熟，只有先萌的堂妹先晟，大家對她都沒有見過，除先萌夫婦外，還是我見過她幾次，都是在先萌的家裏；她是一個很不平常的女孩子，長得不平常，態度不平常，個性也不平常；她的個兒不高，可是看起來似乎很高，身材很勻稱，臉部並不十分好看，髮腳長得很低；顴角很豐滿，下顎尖削，幸虧顴骨不高，從顴骨到下顎兩根條綫很柔和，下顎圓圓的一塊像一個菓子，鼻子很端正，眼睛大大的，眼角微微朝上，眉毛則天生是勻稱不亂，細細的長長的，非常吸引人，可是她一點也不擦粉抹脂，打扮得像一個中學生。我第一次碰見她正是正月裏，先萌家裏客人很多，在玩牌九，她也很有興趣湊着來押，但沒有多一回兒，她也沒有什麼輪贏，大家正玩得很有興趣，她忽然一個人在屋角沙發上打絨

線，我很想過去同她談談話，但太陌生，覺得很難開口。

後來隔了好些日子，我偶而同存美——先萌的太太會見，我就問她先展是不是常到她家裏去玩。

「她很怪，來的時候天天來，」存美告訴我：「不來的時候幾個月都不來，有時候約她來吃飯，她也不來。」

「她在念書？」

「她在銀行裏做事。」存美說。

「就住在銀行裏？」

「不，」存美又說：「有時候就住我們家裏，有時候突然搬到先萌的二哥家裏，隨她高興。起初我以為她對我有什麼，但後來我知道她生成脾氣如此，哪一天忽然高興了，就又会搬來。所以她搬走我也不挽留，來了也不拒絕。」

「很不平常。」

「真是古怪，我也不怎麼知道她，」存美又說：「像她這樣二十二三的少女，應當很愛打扮了，但是她一點不愛，她薪水也不少，一個人，不要付房錢飯錢，但是從不做一件衣

服。」

「可是那天我看見她不是穿得很整齊嗎？」

「啊，那件條子呢旗袍，還是我送給她的，」存美又說：「正月裏，先萌客人多，他的妹妹，住在我們那裏，你說常常穿一件藍布褂，別人還以為我在……我在什麼她。」

存美是個很聰敏，很能幹，很要面子，很好勝的女人；她用女傭都要挑乾淨流利，自然不願先晟太不修邊幅了。

果然以後兩三次碰見先晟，她都穿得很樸素隨便，可是不但一點沒有減去她動人的風緻，反使我覺得她不過十九歲二十歲的模樣，她的眼睛與眉毛，總是跳着極其聰敏的光芒，我很想同她談談話，她似乎也很高興。說起話來雖然很像有點害羞，但應對的詞句很不落俗。可是，不知怎麼，剛剛談到一點可以發揮的時候，她忽然皺一皺眉，說一句「對不起」就離開了。

後來，我雖然也常常在先萌家裏，但沒有碰見她，知道她又搬到先萌的二哥家去，好些日子不來了。

如今，她居然同我們一同去遊阿里山。

阿里山有原始森林，在日本人治下，爲採伐這森林，自嘉義到山頂，有直達的鐵路，我們從台北出發，自然先搭火車到嘉義，票子早已分配好，我陪聶太太厲太太，王先生同他的少爺，先萌夫婦先晟，大家在車上會面，我們上車的時候，先萌夫婦同先晟已經先在；我替她們介紹了，聶太太同厲太太同先晟竟一見如故，後來王先生與他的少爺也來了。王達文，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，要轉到台中一個工業專門學校，想去看看是否合適，插班是否可以，大概是二十四歲吧，很健康活潑，會駕車，會游泳，會修理無線電，會唱英文歌，會打網球，還打一手好「橋」戲。當然，我就替他們介紹了。對面車座本來坐六個人，王先生父子上來，我與先晟都站起來，王達文就拿王先生的行李放上行李架上去，我同王先生就坐到右鄰一個車座上去。

我們人人都有個年青的過程，在發展上有一個時期實在是同動物很相像的，雄雞在雌雞面前愛啼，公鹿在追求時也愛叫，王達文一見先晟就不能矜持，他不時看她，忽然又唱起歌來，一回站起，一回兒坐下，一回兒望望窗外，一回兒拿出撲克牌不斷地玩弄。

先晟本來有說有笑的，但不知怎樣，忽然一聲不響，同存美換一個位子，一個人望着窗外。

火車已經掠過田野，慢慢地快起來，大家一句兩句的談話也談不起勁，王達文手裏弄着撲克牌，嘴裏哼着英文歌，也不知怎樣好。這時候厲太太忽然提議玩牌，大家都不反對，可是她問到先晟，先晟微笑着說：

「我不會。」

「我來教你。」王達文忽然高興地站起，想同先萌換位子了。可是先晟遠遠地看了我一眼，非常文靜地說：「讓余先生玩好了。」她說着就站起來，馬上走過來同我換位子，我自然不能拒絕，就到她的車座裏去了。此後一直到嘉義，她都坐在那邊。

因為王先生事先打過電話來，所以一到嘉義，車站上就有他的朋友來接，嘉義是一個小城市，旅館少，房間小，我們祇好兩個人住一間，我同先萌一間，王先生父子一間，轟太太厲太太一間，存美先晟姑嫂一間。王先生的朋友請我們吃了一餐豐富的飯餐，席散時已經不早，明天一早要上山的，所以大家就很早就睡了。

第二天我們搭汽油車上山，王先生在嘉義的一個朋友史先生也同我們一同上去，路上都是新鮮的風景，穿過一個山洞，隔一忽兒又穿一個山洞，上了一個山嶺，翻過去又是一個山嶺；那時候正是春天，但三四個鐘頭以後，景色慢慢變了，氣候也冷了下來，我們已經穿到

雲層裏面。

起初大家都是很快活的，但後來太太們有點累，穿上大衣還叫冷，天又忽然下起雨來，於是大家談笑都少了。王達文一個人又哼起歌來。先晟呢，那天正坐在我的旁邊，靠著我，忽然說：

「這風景，我似乎在什麼地方見過。」

「山水的風景總有相像的。」我說。

她似乎沒有注意我的話，也不說什麼，只是望着山景出神。我注意她視線所觸的方向，是一片叢山，正對我們的是一個削壁，削壁下有許多灌木夾着野草，像一個山坡，斜到山谷，下面一望千丈，可以看激湍的溪流，這邊溪岸斜坡上，有許多樹林，雜着小道，再上來就是我們汽油車在走的鐵路了。

那時叢山上面都蓋着濃濃的雲霧，再上去就只有陰灰的天空，削壁以下，烟霧漸淡，時聚時散，時疏時密，一切景物都像都蒙上了輕紗。先晟忽然說：

「奇怪。我一定是在夢裏來過這地方。」

我沒有回答，但覺得這種經驗人人可能有過，到一個新地方會像是過去夢中所見的，在心

理學上解釋起來，可能是曾經看過一幅阿里山的風景畫，在夢裏變成風景，現在身歷其境，反覺得是夢景的重演。

我們到了山頂不早，山頂有以前日本貴族們住的別墅，現在改爲旅館，我們就預備在那裏投宿。那建築當然是日本式的，但佈置很講究，在樓上有一個很大的洋台，前面都是長窗，從那裏可以望到烟霧籠罩的山巒，隱隱約約可以看見許多山峯的積雪。

上面已經很冷，工友爲我們拿上火盆，旅館裏還預備着棉的和服，我們一個人披上一件，但是聶太太與厲太太已經很累，她們馬上倒在床上，蓋上了很厚的棉被，王先生同他的朋友史先生吩咐旅店裏預備飯，我就走到洋台上去；這時先晟正站在窗口遠望，她披着和服似乎更有風趣，王達文忽然唱着洋歌活潑地過來，他似乎想找先晟說什麼似的，我就站在另外一端去，這時候先萌夫婦也往裏面到我站的地方走來。先晟似乎祇注意着窗外，沒有注意到我們，一直到王達文走到她的身後，她才回過頭，看到我們三個人在這一端，她像避開王達文似的走向我們地方來。

這一面，遠望也是雲霧與叢山，但近看則是一個山谷，有幾塊危石參差地掛在谷上。先晟忽然說：

「這些石頭像要掉下去似的。」

「可是它們的根一直在土裏，所以站一百個人也不會動的。」先萌說。

「那可說不定會掉下去的。」存美說。

「從那裏跳下去會死麼？」先晟說。

「不死也爛了。」我笑着說。

天本來下着微雨，現在變成雪子，等我們吃飯的時候雪子很大而且還夾着雪花。多數的人都說等明天天好再玩，下午還不如在旅館裏玩撲克牌。可是飯後，因為昨天在火車累了一天，晚上在小旅館沒有睡好，早晨又醒得早，再加上坐了幾個鐘頭的車子，又冷又累。一飽一暖以後，都想午睡了。

我睡了一個半鐘頭，起來看大家都還睡着，外面還是下着雪子夾着雪花，旅店內似乎非常冷靜，我就穿上那棉和服，又披上雨衣，到外面去散步去，外面很冷，但雪子倒小了，風也不大，天空總是很陰沉，山巒在雲霧中仍是忽顯忽隱，很好看。

前面有兩條路，一條上山，一條下山，我就向上走去，走不到二十步，忽然看見一個穿着和服，拿着一把日本傘的女人在前面走，我先以為是一個陌生的旅客，但忽然看到腳上的皮

鞋與露出的旗袍，我就認出是先晟了。於是我就叫她一聲，她回過頭來，我看她正拿着一枝樹葉，我說：

「你沒有睡覺？」

「我睡着了一回，看你們都睡着，我就出來走走。」她說。

「哪裏來那麼一頂傘？」我趕近了說：「我幾乎不認識你了。」

「問旅館借的。」她走到我旁邊，忽然搖着手上的樹枝說：「你知道這是什麼樹？」

「好像別處也見過。」我說：「但是叫不出名字。」

「我們那裏也有，」她說：「土話叫做百靈樹，就是常常會給人預兆的，好像我們那邊比這更大。」

「這大概是氣候關係。」我說：「但不知小的百靈樹是否也會給人預兆？」

她沒有再說什麼，我們一會走着，等一會我覺得太沉悶一點了，我就找一句話說：

「他們真能睡，我起來他們還睡得很甜。」

走着走着，前面是下坡路了，下面有許多木屋，木屋上已有了炊烟，先晟走到該下坡的地方立住了，望着左面層疊的峯巒與下面層疊的雲海出神，我也隨着她的視線望着。半晌，忽